

电视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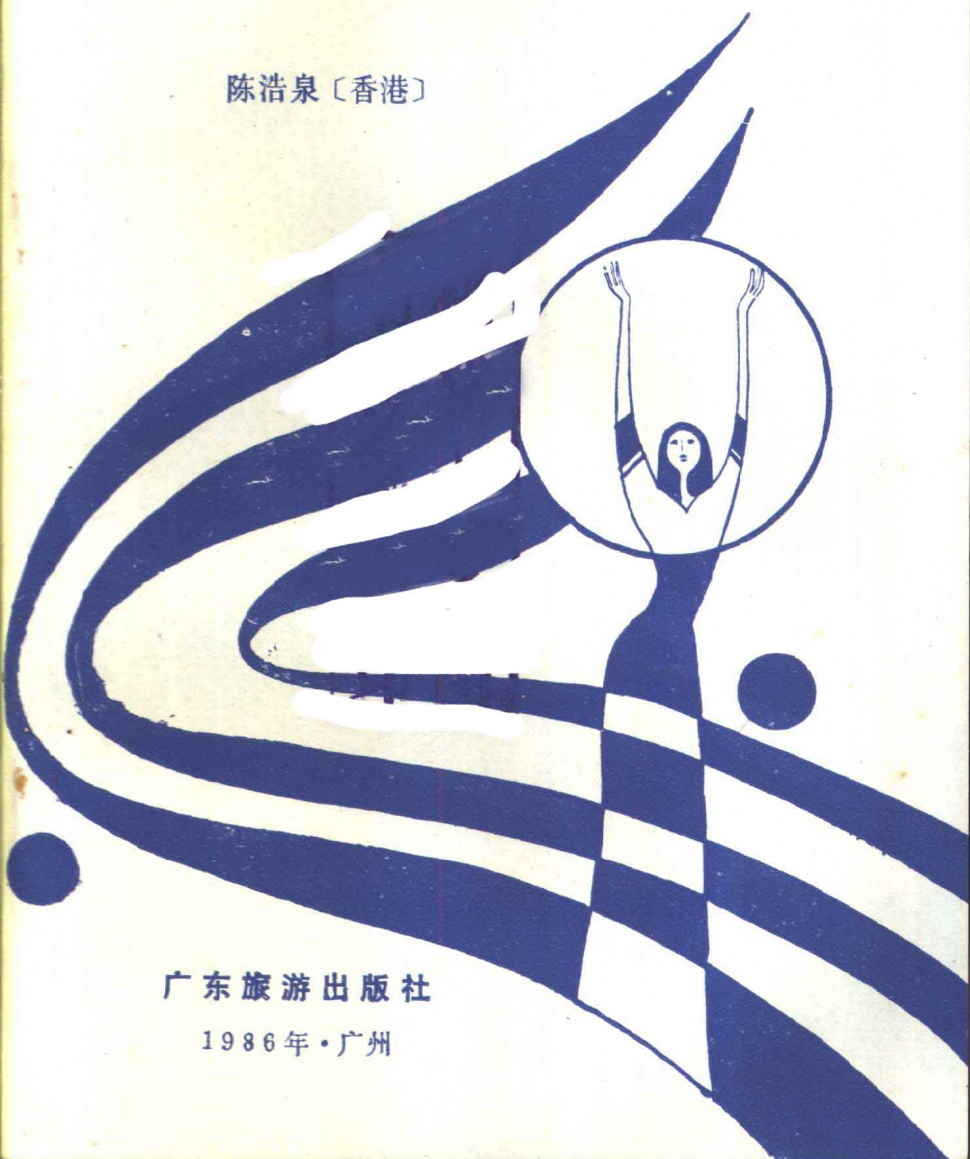
風雲

陳浩泉 [香港]



电视台风云

陈浩泉〔香港〕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86年·广州

电视台风云

陈浩泉〔香港〕

*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环市东路淘金坑42号）

广东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37×1092毫米 32开7.75印张 170千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册

书号：10272·64 定价：1.50元

第 一 章

广播道是一个圆圈，所有台前幕后的电视人就在这个圆圈中翻滚，所有台上台下的悲剧、喜剧、趣剧、闹剧全在这圆圈里上演。

它是一个沸腾的大锅子，天天蒸煮出热气腾腾、花样百出的新闻。

它是一个永不平静的小湖，随时会掀起惊涛骇浪。

它是一个口袋，一个荧囊，荧光输送到每一个角落，点缀着数百万人的生活。

它是一个闪闪发亮的霓虹光环，一道斑斓绚丽的彩虹，远远地，人们也向往着它那迷惑人的光晕和霞气。

让我们走上广播道，去看看它的五彩风光吧！

广播道上，HTV 电视大厦的五楼，偌大的会议室中，电视台的高层月会正在进行。主持会议的是 HTV 的总经理邹永亨，出席的大多是各部门经理级以上的主管。人们分坐在长方形大会议桌的两边，前面正中坐着的是邹永亨。会议已经开始了，但他仍然在翻阅着面前的一大叠文件。只见他

双眉轻皱，脸色并不好看。

大家都正襟危坐，把目光集中在总经理身上，秘书小姐也已翻开了记事本，准备好了笔。但邹永亨却完全没有察觉似的，双眼仍然凝视着面前的那份最新的电视节目收视率报告。

总经理的神情，使这个本已是严肃的会议更多了点凝重的气氛。

会议室的大门紧闭，窗户那边也拉上了厚厚的蓝色天鹅绒落地窗帘，室内的灯光显得有点昏暗。尽管是二、三十人集中在一起，但此刻却是万籁俱寂，连轻轻翻一页纸的声音也听得到。邹永亨的右手虽然夹着一根香烟，但他几乎一口也未抽过，只是任由那一缕缕的青烟径自袅袅地飘升到空间去。

在座的许多人都感到这样的气氛使人透不过气来。这种情形是有异于往常的。敏感的人不免在内心猜忖——今天又不知谁遭殃了！有的人更担心厄运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来！

总经理终于放下手中的文件，吁一口气，然后抬起头来，环视了各人一眼，并把手中吊着长长烟灰、快燃完了的香烟扔到烟灰缸去。

“看了刚才这一叠东西，我的心情不大好。”他开口了，一双手按在那叠调查报告和文件上。然后，他拿起了几份文件，“这是最近几个星期的收视率调查报告，大部分的节目收视数字变动不大，可是，“夜夜笙歌”的情况却不大妙——三个星期来的收视率依次是百分之八十三，百分之八十一，比率一直在下降！虽然下跌的幅度不算大，也许，这只是短暂的波动，但不要忘记，这个节目的收视率近几个月来都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大家面面相觑。都不出声，仍然正襟危坐，只有秘书小姐不停地埋头挥笔。

“HTV 已经有四年历史了。过去的四年，我们的成绩相当可观，而“夜夜笙歌”这个长寿的大型综合性节目，正是这些成绩中突出的一项，大家不要妄自菲薄。”顿一顿，邹永亨继续说下去：“可是，电视是科技尖端的最先进的传播媒介，它影响大，观众的欣赏水平和要求也日渐提高，同时，还有同别台的竞争，同其他传播媒介之间的竞争。这都使我们不可停下脚步，不可有一刻的松懈、大意。我们只能向前走，不能后退，就是原地站着也不行！你不往前走，人家往前走，不进即退，道理极之浅显。大家时刻要记住：电视行业是一个残酷竞争的行业！”

这时候，仍然没有其他人出声，但有的人已渐渐地把目光移向了三位节目经理——综合性节目经理黄威廉、戏剧节目经理古建甫和一般性节目经理刘帼英。现在感到浑身不自在的是黄威廉。“夜夜笙歌”是他那个部门所负责的，而黄威廉当年从英国回到香港后，也是靠这个节目起家的。这些年来，这个大型的综合性节目一直受到观众的欢迎，收视率经常高踞榜首，观众多达二百多万人。这个节目为黄威廉赢得了声誉，奠定了他在电视圈中的地位。他也就因此而得到一个“电视怪杰”的称号！

可是最近几个月来，情形的确有点不对劲。正如总经理邹永亨所说，“夜夜笙歌”的收视率几个月来持续不稳定。这说明它的基本“拥趸”已经不象过去那样毫无选择地永远捧场了。如果另一个电视台有他们认为更好的、更有吸引力的节目，他们就会收看另一个台的节目。

这虽然只是偶然的动摇，但却也是可怕的。过去的几

年，HTV已经靠他们较为精采丰富、活泼多样的节目，在观众心目中树立了一个较佳的形象，形成了一种惯性收视的局面，但假如这种“偶然的动摇”次数增多、频率加密，就足以导致一个节目、甚至是整个电视台的失败！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杞人忧天，是过份的忧虑，但正如邹永亨所说，“电视是一个残酷竞争的行业”，丝毫大意不得。黄威廉从英国的BBC干到香港，算是个有资历的电视人了。这一点他自己也十分清楚。那么，现在他该如何应付眼前的局面呢？……

“WILLIAM，你是‘夜夜笙歌’的掌舵人，你讲讲对眼前这种情形的意见吧！”邹永亨点名了。

“‘夜夜笙歌’收视率的波动我早留意到了，但我相信这是暂时性的。我对这个大型的长寿节目有信心。到今天为止，它仍然是受观众欢迎的。它的观众数字仍然在前五名之内，这完全是事实！”黄威廉说。

他原来是想较婉转地为这个节目辩解一下，但想不到一开口却硬梆梆地说了这样的一番话，甚至越说越快，有点气急败坏似的。

邹永亨似乎有点不高兴了，他瞥了黄威廉一眼说：

“做什么事都得有信心，信心很重要，但也不可太过自信。太自信就看不到自己的短处、自己的缺点，容易自满、轻敌，不但自己不能长进，还会败在别人的手下。在这个竞争剧烈的社会，这实在是大忌、大敌！”

被总经理教训了几句，黄威廉不出声了，心里有点不高兴，胸口上憋了一股气。

“当然，‘夜夜笙歌’这个节目过去曾经有好的成绩，这完全是事实，WILLIAM 为这个节目所花的心血、所做出

的贡献也是毫无疑问的。”邹永亨接着说，“但是，我们不能整天抱着过去这块“皇牌节目”的金牌自我陶醉，要往前看。既然现在这节目有缺点，有问题，我们就得马上想办法解决，想办法改进、提高，精益求精，而不能对问题视而不见。WILLIAM，你说是不是？”

黄威廉默默地点头。

“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见，那么，你说说这个节目该如何改进？我想听听你有什么新的想法。”邹永亨又说。

“如果是小改，那平时一直都在做了；要大改吗，一时倒不知从何说起，我还没这个计划。”黄威廉耸耸肩。“所谓当局者迷，这节目做了这么多年，也许我有点麻木了，倒不如先听听大家的高见！”

“也好。”邹永亨点头。“其他人先说说自己的看法，先提些意见。”

可是，人们面面相觑，没人先开口。

“怎么，还得点名呀？”邹永亨的目光扫视了大家一遍。“健甫，你先说。”

被总经理点上了，没法子，古健甫只好小心翼翼地开了口：

“咱们的E·Y·E·（“夜夜笙歌”的英译“ENJOY YOURSELF EVERY~NIGHT”的缩写）是电视综合性节目中的皇牌，那是毫无疑问的。它的内容虽然精采，但几年来变化不大，来来去去都是歌舞、访问、魔术、短剧等等。虽然我们在这范围内出尽了八仙、扭尽了六甲，但观众可能还是感到乏味，觉得闷了。所以，依我看，改革是应该的。”

“那么，你说该怎样改呢？”邹永亨望着他。

“有时候，我总觉得这个节目好像还欠缺了一些什

么。”古健甫继续说：“我们不妨把它和STV台的综合性节目比较一下。从整个节目来看，我们当然是占尽优势的，但是，他们某些项目相当精采，却是不能否认的。比如，他们的GAG（趣剧）和一些专题小特辑就很不错，时有佳作。这在我们来说也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

“唔，你继续说。”邹永亨点头，表示赞同。

“以我们的人力物力，我们完全有条件作专题访问之类的特辑，而且可以做得更好。”古健甫说。

“是不是我们的趣剧全不及人家？”邹永亨问。

“不能这样说。可是，人家的GAG有时相当精彩，富神来之笔，令人忍俊不禁，甚至可以捧腹大笑。而我们的GAG，有的是伸一双手去搔观众的胳膊窝他们也不会笑的。”古健甫这话倒使坐在会议桌前的人笑了起来。

“并不是说我们的GAG一无是处。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加强E·Y·E·的编剧组阵容，提高趣剧的质素，那些硬把滑稽、肉麻当有趣的东西，今后千万不能要。”古健甫补充说。

“好，你的意见很好。”邹永亨重新点燃了一根香烟。

“不，我所说的只是自己仓促间的一两点想法，未必就对。”古健甫望望黄威廉。“黄兄是综合性节目的权威，关于E·Y·E·的改革，一切还是要他来拿主意的。”

在电视台中，古健甫是出了名的稳健派、好好先生。在工作上，他力求稳重，绝不冒进；在人际关系方面，他处处与人为善，堪称八面玲珑，人缘极佳。他对“夜夜笙歌”提了意见，又怕开罪黄威廉，于是立即补上了后面的一句话。

“邓太，你呢？说说你的意见吧！”邹永亨点到一般性节目经理刘帼英了。

“我随便说说，讲错了请多包涵！”刘帼英锐利的目光环视了大家一下。

然后，她马上接着说下去：

“香港电视的综合性节目，经验基本上是来自外国的。综合性节目刚出现后的一段日子，观众对一切都会感到新鲜，但是，现在他们却感到厌了、闷了。所以，我们的E.Y.E.非大事改革不可！”

刘帼英的话讲得很快，而且每一句都声量十足，语气也是斩钉截铁的，毫不犹豫。她这种男性化的性格亦表现在工作上，一就一，二就二，说干就干，够魄力，效率高。这正是总经理所欣赏的。

这时，刘帼英喝一口茶，继续说：

“我看，现在E.Y.E.最主要的缺陷有二：一是只重歌舞，花样太少了。刚才古SIR所说的也正是这一点。二是洋味太重，缺少本地化的内容。洋葱味重的节目适合年青人，但在这个黄金时间，电视还有许多妇孺观众，我们不能赶跑他们呀！所以，必须顾及不同观众的不同口味。”

“我很同意你的意见。”邹永亨点头。“其他的人也都说说吧，现在我们必须集思广益。”

几个节目监制、高级编导和其他部门的主管也指出了“夜夜笙歌”这个节目存在的一些问题。刹时，听得黄威廉头也大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皇牌节目在大家心目中竟然是如此千疮百孔的！

“William，今天你听得不少了，大家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对你该有点启发吧？”邹永亨捻熄了手中的烟蒂，望着黄威廉。

黄威廉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说：

“这些意见对我来说很有用。虽然，我不完全同意大家的看法，但是，我也会把不同的看法作为参考的。我必须好好整理一下，然后定出节目改革的计划。”

“定计划当然需要时间，但我希望你在下星期之内能把初步的计划书交给我。”邹永亨说，“还有，在近期的 E.Y.E. 中，你有什么特别的项目推出呢？这个节目必须立即挽回收视率下降的颓势，这是刻不容缓，要马上去做的！”

“下星期，我们将推出 ‘JANE AND AMY SPECIAL’*。”黄威廉说。

“又是唱唱歌、跳跳舞呀？”邹永亨眉头一皱。

“大部分内容是歌舞。不过，这是他们刚从日本学来的，大都是新的歌舞。”黄威廉说。

“JANE 和 AMY 姐妹受欢迎的程度也不如从前了，她们的特辑未必能刺激起收视率的。”刘帼英说。

黄威廉的心像被人刺了一下，隐隐作痛。

刘帼英的话直截了当，不留一点情面。黄威廉觉得她这样不但是低估了他负责制作的节目，也是对珍妮和艾美姐妹俩的低贬。在广播道上，谁不知道黄威廉和珍妮的关系十分密切呀！虽然，他们没有公开承认是情侣，但是，这种事绝对瞒不过别人的耳目。现在，刘帼英的话可能给人这样的感觉：珍妮姐妹已不受欢迎，黄威廉却仍然起劲地为她们拍特辑，这是徇私！

这时，一股怒气冲上了黄威廉的胸臆，他沉不住气了，立即连珠炮似地向刘帼英顶了过去：

“邓太，我倒要请问你，你还没看过这节目，怎知道它

* JANE AND AMY SPECIAL, 珍妮和艾美特辑

的内容如何？怎知道它不受观众欢迎？怎知道它不能刺激起收视率呢？”

“JANE 和 AMY 的号召力已降低，这完全是事实嘛！”刘帼英并不示弱。

“艺人的号召力是一件事，节日的素质如何又是另一件事。在未看节目之前，你不能靠猜测下结论！”黄威廉瞪视着她，脸色很不好看。

“我并没有下结论，我只是说出自己的看法。”刘帼英分辩着，“JANE 和 AMY 的特辑过去曾经在国际赛中得过奖，但那是过去的事，这不等于说她们今天的特辑就仍然很好，仍然能得奖，仍然会被大部分的观众接受。”

“总之，你没看过现在这个节目，你就不要发表意见。”黄威廉的声音大了。“你要看的话，我过两天先播给你看！”

“你没必要播给我看，你播给总经理看好了！”刘帼英说。

再争下去，他们也许会吵起架来了。邹永亨连忙摆摆手，说：

“你们别争论了，JANE 和 AMY 的特辑还是照原定编排播出，但是一定要求完美。其他的节目内容也要保证质量。现在大家吃饭去吧，这个会下午继续开。”

第二章

这一次公司高层的例会，会使黄威廉很不开心，会上对“夜夜笙歌”的种种批评，也在他心头投下了一道阴影，使他感到有一种沉重的压力。

这时候，他感到自己就像在攀登一道峻崖峭壁，虽然头顶上的道路难关重重，但他也只能继续向上爬，不能往下掉！往下掉就是无底深渊，会粉身碎骨的！

这么一想，他的脊梁骨不禁一阵凉，额头上却渗出了汗。——真的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吗？

他无可奈何地吁一口气。

JANE 和 AMY 的特辑一定要做好，希望这会成为 E. Y. E. 的一支强心剂，重新刺激起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好让自己吐气扬眉一下，向那些不断指摘这个节目的人证明：E. Y. E. 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它还有许多“拥趸”，它并未衰落呢！——黄威廉在心中暗忖着。

随即，他翻开桌面的报告，看着这个特辑的资料，尝试找那天人们所提的缺点。然后，他又亲自跑到剪辑室去看

片。

剪辑室中乱糟糟的，有外景的胶卷，也有在录影厂中所拍下的录影带。在编导和剪辑人员的协助下，黄威廉把所有拍好的内容全看了一遍，甚至一些外景的胶卷毛片他也看了。他一边看，一边把认为有缺点、拍得不好的片段全记下来。

接着，黄威廉重新回到办公室，通知编导，那一段要修改，那一段要重拍。……

一直到晚上七点半，黄威廉才离开办公室回家去。这时，外面的大办公室中已空无一人，他的秘书也早下班了。

超时工作对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来说，完全是平常事。低层的职员或小工可能还有“OT”^{*}，中层以上的职员就连这点“福利”也没有了。

第二天，将近下午五点钟，黄威廉才忙完他的案头工作。年尾了，要准备订明年的节目制作计划，还要订出一个预算。最近这段日子，他实在已经忙得晕头转向了。

但这时候，他心里面仍然惦记着那个特辑节目，不知道“补镬”工作进行得如何。他拿起电话听筒，按了个内线给女秘书：

“SUSAN，‘JANE & AMY SPECIAL’今天有厂期吗？”

“有。三号厂在补拍一场歌舞。”

“好！”

黄威廉放下电话，立即走出他的办公室。

“你先走吧，我到录影厂去！”他对坐在门外的秘书说。

^{*} OT，英语：加班费。

“唔！”苏珊点点头。

黄威廉走出了大办公室后，苏珊才开始收拾桌面的东西。

“嗨，一起去喝杯咖啡吧！”

苏珊抬头一看，是刘帼英的秘书玛丽。

“好，今天可以陪你坐坐！”苏珊点头。

“喂——你老细*最近好像有点不对劲，整天皱眉头，进进出出，好像很忙，又好像心事重重似的！”玛丽望着黄威廉的背影低声说。

“嘿，你真是观察入微呢！”苏珊笑笑。

“你刚才又开会去了？”

“不，是亲自到录影厂去监工！”

“哟——这么搏命，想明年再升一级呀！”

“那你得问他才知道啦！”收拾好东西的苏珊拿起手袋和大衣说，“走吧，别整天关心波士*的事，烦死啦！”

出了电视台的大门口，苏珊问：

“到哪里去呢？”

“看搭到什么车再说吧！”玛丽的双眼已在注视着经过门口的各种车子。

“公司的车子就快开啦！”苏珊看看腕表。

“咱们不坐公司的车子。”玛丽说。

这时，她已经发现目标了——不远处，一辆浅蓝色的“福特”正在驶过来，她早记住了车牌号码，那是一般性节目部一位编导的车子！

玛丽连忙趋前，向对方展开了“媚笑攻势”。

这位年青编导果然把车子在她面前停下了。

* 老细，老板。香港人的习惯用语。

“Mary，要我送你一程吗？”他笑着问。

“好，谢谢你！”玛丽回头向苏珊招手。“咱们可以坐顺风车呐！”

车子驶出了广播道后，玛丽对那编导说：

“我们在咖啡屋那里下车。”

“哦，喝咖啡不请我呀？”

“你有空就一起去吧！”玛丽说。

“谢谢了。我有事，要赶着过海。改天还有机会的！”他说。

玛丽和苏珊在咖啡屋附近下了车，走进了这个他们熟悉的谈天说地的地方。

刚在一个角落坐下，她们就发现了不远处有几个电视台的同事，连忙举手和他们打个招呼。

咖啡来了，她们就一杯在手，天南地北、漫无边际地聊起来。

这时候，一天的工作完了，什么都可以放下，心理上也没有负担，于是，喜欢讲就讲，喜欢笑就笑，大家无拘无束，可以说是一天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这个时候不但可松弛神经，同时也可以联络同事之间的感情，搞好人际关系，正是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许多电视台的职员都喜欢在下班后一起来享受这样一段属于自我的时间。除了咖啡屋，九龙城的两间餐厅、尖沙咀的几间咖啡室、酒廊，也都是他们常到的地方。

不论是一杯咖啡、一杯生啤，还是直落晚饭，甚至上夜总会去，都是“AA制”^{*}，大家高兴，谁也不占谁的便宜，

^{*} AA 制，各付各的钱。

这已是同事间不成文的规矩了。

半杯咖啡下肚，玛丽又讲到了黄威廉：

“喂，我的确觉得，近来你波士的神色不大对劲！”

“有什么不对头，你说来听听！”这时，苏珊也有闲情了。

玛丽爱管闲事，总爱打听人家的小消息，平时，她就常常讲些“内幕新闻”给苏珊听。但苏珊并不是每次都有兴趣，一些与她完全没有关系的人，或者她不认识的人，他们的事她就不想听。有时候，她还会骂玛丽多管闲事。

“嗯，波士*的事，与你息息相关，这回你不会再说我受管闲事了吧！”玛丽对苏珊昂昂头，一副邀功的神情。

“哎，快说吧，唾沫多过咖啡！”苏珊白她一眼。“还不知道你说些什么没用的芝麻绿豆小事呢！”

“这事对你来说绝对有用，而且也不是芝麻绿豆，可就不是什么好消息！……”玛丽仍然“吊”着对方。

“那还不快说！”苏珊真的急了。

这时，玛丽才故作神秘地把嘴凑近苏珊耳畔：

“听说，你波士的位子不太稳了！”

“……”苏珊望了玛丽一眼。“是吗？”

“这消息是从上头传出来的，相信不会是谣传！”玛丽很肯定似地说。

“从上头传出来？是那个上头呀？”苏珊反问。

“哎——这个你不必追问。总之，无风不起浪，这消息不会是无缘无故来的。”玛丽说。

苏珊沉默了。

* 波士，老板的英译音。